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谨以此书献给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先生诞辰200周年

李红叶/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这样全面、历史地分析中国人对重要的异邦人的阐释的学术著作是很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安徒生大使 翻译家林桦先生

“儿童的发现”对中国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这方面，本书的写作，会给我们许多启示。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

全书立论精审，机锋闪烁，新见叠出，带给我们诸多启迪与思考，具有一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保存某种精神标本的意义。

——儿童文学研究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

安徒生作为这样一个曾对并还在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发生影响的重要作家，却未能在儿童文学批评界乃至比较文学界得到应有的注意，更未能得到清晰的梳理与分析。李红叶的著作弥补了这一空白，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

作者熟悉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论，对文化研究也有深刻的体认，她能善用这两大学科的研究策略，对安徒生跨国与跨文化传播的种种现象提出新颖的看法。

——比较文学研究专家 台湾大学张汉良教授

ISBN 7-80201-190-6/G·114



定价：45.00元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谨以此书献给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先生诞辰200周年

李红叶/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李红叶著.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201—190—6

I. 安… II. 李… III. 安徒生—H. C. —1805—1875—
童话—文学研究 IV. I534.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5465号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李红叶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 100009)

电话: 84026161 84026019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19.125印张 320千字

ISBN 7—80201—190—6/G·114 定价: 45.00元



王泉根

在某种特殊文化背景与语境下，儿童文学及其儿童文学学科常常被人遗忘。偶尔被人记起了，也大多是因为“儿童问题”受到了社会的特别关注。于是，这就容易造成偏见，而偏见往往带来缺失。例如，人们在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据说这样的文学史已有上百部之多）中，休想找到有关现代儿童文学的片言只语，似乎现代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这种文学样式，或者这种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压根儿就不能算是“文学”。这样，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残缺的《中国现代成人文学史》。再例如，在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中，你可以找到众多外国作家包括三流四流作家作品对中国的影响，但你休想找到丹麦的安徒生。据说原因在于安徒生只不过是一个童话作家，“童话”能成为“学问深奥”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么？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斩钉截铁”地说：安徒生是影响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最著名最深刻的外国作家之一。说其著名，是因为他的童话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未成年人，亿万中国儿童都能叫出“安徒生”的名字；说其深刻，是因为其作品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成长。比较文学研究居然可以排斥安徒生，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个空缺终于被人填补了，终于有人来做

这方面的研究了，而且做得如此投入如此深刻如此高质量，这就是湖南女学者李红叶奉献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文学界、读书界的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贵在发现，发现是填补空白的前提。《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涉及到外国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层面，这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专著，填补了外国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李红叶发现了“安徒生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丰富神奇，充满着诗与童话，充满着爱与感动，充满着美与悲剧。这个世界有着令人神往使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既能使我们远离世俗的世界，又能被我们亲切地理解；既能使我们听到来自天外上帝的脚步声，又能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脚步声。李红叶是幸运的，当她全身心地走进“安徒生世界”之后，她的精神，她的感情，她对学术的理解和对外国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现代文学的理解，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学术层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精神层面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她对安徒生及其安徒生创造的世界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使她对既受安徒生世界影响又按照中国模式阐释安徒生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李红叶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她的这一份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份厚重的研究成果背后所发现和认识的既受安徒生世界影响又按照中国模式阐释安徒生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某种深层次的结构与本质。为什么中国社

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如此热烈地推崇安徒生？《小说月报》还在1925年出刊了整整两期《安徒生专号》？为什么30年代安徒生却被中国冷落了，甚至认定安徒生童话是有“毒素”的、是“麻醉品”？为什么五六十年代又能塑造出一个“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的中国式的安徒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李红叶都作了深入具体的剖析与深刻敏锐的思辩。因而李红叶的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安徒生童话在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复杂命运的求证、梳理与评判，而且也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儿童文学的求证、梳理与评判。全书立论精审，机锋闪烁，新见叠出，带给我们诸多启迪与思考，具有一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保存某种精神标本的意义。

学术研究是一种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因而研究者必须具有踏实、扎实、诚实、忠实的学风。面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接受史、阐释史，李红叶投入了艰苦细致的文献工作，真正做到了“竭泽而渔”。我们可以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专著中，随处感受到考察的精细、引证的严密、文献的翔实、学术研究的规范。在这个市场经济红尘万丈学风浮躁见钱眼开的时际，究竟还有多少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耐得住坐冷板凳爬梳钩稽皓首穷经？而那些网上轻松下载剪贴拼凑甚至抄袭剽窃作假注伪的现象则是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学术界大声疾呼“学术打假端正学风”的时候，我认为李红叶这部专著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的求实品格和踏实学风，实在太需要加以肯定和倡扬了。即使是被某些大人先生视为“小儿科”的

儿童文学研究，也同样需要乾嘉作风、朴学功夫。只有遵循学术规范，才能收获真正的学术成果，这是李红叶给我们包括儿童文学研究界在内的有益启示。

如果从1912年绍兴《叟社丛刊》发表周作人介绍安徒生生平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算起，中国人认识安徒生已有93个年头了。如果从1914年上海《中华小说界》发表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作品《洋迷小影》（即《皇帝的新装》）算起，安徒生童话传入中国已经整整91年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安徒生及其作品充满着持久的阅读兴趣与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在1925年安徒生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1955年安徒生诞生150周年以及2005年安徒生诞生200周年之际，尤为炽热与投入。李红叶的这部专著为我们系统地全方位地梳理、考察与论证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译介、阅读、理解、阐释安徒生世界的历史，因而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安徒生世界”的阅读史、接受史、阐释史，是对安徒生阐释之阐释，研究之研究。在2005年4月2日世界各地隆重纪念安徒生诞生200周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安徒生年”举行之际，《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的出版，既是对20世纪中国安徒生研究的理性反思与总结，李红叶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同时也是对21世纪中国安徒生研究的一个新开拓、新开端，李红叶在这部书中所困惑和思考着的问题，还有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探索。李红叶为中国/丹麦两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化交流、为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全球庆典，提交了一份出色而厚重的礼物。中国学术界、文学界、读书界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界应向这位来自湘西的年轻女学者投以赞许的目光。

安徒生其实不仅只是一位童话家，他还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与剪纸艺术家。国外有学者认为，与其将安徒生与格林兄弟相比，还不如拿他与俄国的果戈理相比（见 2005 年 2 月 16 日《中华读书报》康慨文章《大奖颁给安徒生黑暗面的阐释者》）。由于翻译的原因，安徒生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还没有如同童话那样为中国人所熟知，因而李红叶的这部专著实际上只是对安徒生世界中的一个方面：童话文学的解读与阐释，而还不是安徒生作品的全部。然而构成安徒生世界的童话文学已足以让世人感动和感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是从北欧丹麦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安徒生童话中所蕴涵的温暖的人性美、艺术美、幻想美已经温暖和照亮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乃至大读者的心灵。经典是永恒的，常读常新的。安徒生所创造的童话艺术世界也是如此。安徒生童话将不断地被年轻的童心所阅读和接受，也将不断地被年轻的学者与并不年轻的学者所阐释和解构。安徒生是永生的，因而对安徒生的阐释包括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也将是一个不断延续、与时俱进的过程。好的学者笔下没有同义词。李红叶的研究工作没有结束，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看来是不会下岗的。

2005 年 3 月 7 日上午 11:46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曹文轩

李红叶的学术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是在她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那年她与我谈论文选题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不知道是因为觉得资料的搜集困难还是觉得自己把握这样的大题目可能会在理性上力不从心，她显得很谨慎，很忐忑，很惶惑，一副犹疑不定的样子。而我当时一听到这个题目，心里却起了一种冲动。我觉得在她看似不经意的指点下，我看到了一脉悠远而深邃的矿藏，这个矿藏被岁月的草莽与沙尘所深深覆盖，而被人忽略了。

其实，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脉矿藏。她担心的只是开采。

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这一天值得我们纪念，因为从这一天起，将由一个看上去很文弱的人去结束一片荒芜，去打开一脉富饶的矿藏。

论文进行得艰苦而顺利，比预想的还要好。所有参加答辩的委员，都给了高度的评价，并都希望作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拓进，写出一部系统的专著。我当时的评语这样写到：

安徒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许多特质，都与安徒生的童话有着隐形的关

系。然而，作为这样一个曾对并还在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发生影响的重要作家，却未能在儿童文学批评界乃至比较文学界得到应有的注意，更未能得到清晰的梳理与分析。李红叶的论文弥补了这一空白。论文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这个评语可能更适合现在这本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大大丰富和扩展了的书。

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安徒生恩重如山。中国儿童文学的浩荡大河的源头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国儿童文学的躯体里流淌着安徒生的血液。这鲜艳而纯净的血，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滋润着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不是纯粹的，它有异邦的血统，而这其中，安徒生是最强大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种种基本品质，与这个长相不算好看但却极其善良的丹麦人息息相关。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离开这个名字，无论是赞美还是以轻慢的口气加以拒绝，都说明一点：这个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安徒生与中国儿童文学这样一种一路纠缠下来、难舍难分的渊源关系，自然是文学史、学术史所不能忽略的。然而，当历史走完近百年的历程之后，我们依然没有对这样一个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不是没有研究——这种研究甚至就没有断过，但这些研究大多是散点式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历史感。李红叶现在向我们所呈现的是一部完整的安徒生的接受史、阐释史。它不仅说明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诸多美学观的来源，还通过对安徒生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的叙述与揭示，向我们

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意识形态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部书的意义与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除去它的意义、它所显示出来的作者的良好学术风气，这本书的叙述风气也是我所赞赏的。这里没有陈词滥调，没有落入俗套的、司空见惯的表述。这些文字具有心性，具有生命的悟性。在不妨碍正常的学术表达和无损于客观地呈现实际状态的前提下，作者大胆而自然地将个人对文学——特别是对儿童文学这一特定文体的感悟，带入了研究。这种带入，非但没有损伤所谓的学术性，反而使对问题的说明与阐释变得简洁明了并直达腹地。通常那种对学术著作苦不堪言的阅读，在这里被亲切的、富有文采的和人性化的阅读代替了。其实，世界上学术表达也不是一路。我的阅读体验是，那些学术大家，都不是板着面孔说话的，倒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一个一个都板起了面孔，还侈谈什么规范。规范来规范去，最后就剩下一个所谓的严谨，其他就什么也没有。要说扎实，这本书够扎实的了。但这种扎实是作为底子衬着的，不是惟一的，更不是一种学术的伪装。

作者在描述的同时，我以为是有倾向性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情感与是非判断，是我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对安徒生的赞美、对安徒生美学观的认同以及在看到安徒生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时所产生的喜悦之情，流于言表，但很有分寸。这些年来，中国的学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提倡一种只描述不判断的学术表达方式，自有他们的道理，但一旦成为一种普泛的风气，这就值得担忧了。难道学术就

仅仅是一种呈示吗？就仅仅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和盘托出吗？如果就这样来确定学者、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有点问题？如果学者、知识分子，都没有判断了，这个判断又由谁作出呢？学者、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判断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世界上设有学者、知识分子的名分，就是要让一群人专门做一件事：为普天下的百姓作出判断。

李红叶对安徒生的意义以及安徒生价值的永恒性作出了毫不含糊的判断，并且富有感情，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学术姿态。尤其是在今天——一个以快乐主义为行为原则、有些人公开拒绝甚至贬低安徒生的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安徒生是否对中国的儿童文学还具有合法性？这本书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本书对历史的回顾与细心解读本身，就已经将结论告诉了我们。

安徒生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传统是一种绵绵久远的力量，是不可对抗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恪守传统、故步自封，而是将它作为财富，作为源泉，使它与我们的生活一道前进。

安徒生的忧伤、悲悯、高雅、尊严、深刻的悲剧意识与纯净而博大的美感，是我们所无法放弃的。对于中国而言，安徒生的意义，甚至是远超儿童文学的，整个中国文学都应当重视与仰望这个人。

这本书是中國人在安徒生誕生 200 周年紀念日獻上的珍貴禮物。

2005 年 3 月 6 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中英文摘要

“安徒生”，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字眼，它是亲切而又熟悉的，它唤起我们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和向往，仿佛春日午后的阳光照拂在清新的绿枝上，仿佛母亲温柔的手抚过脸庞，仿佛奇迹降临，仿佛回到从前、回到原初、回到大自然，仿佛听到隐藏的灵魂的私语，仿佛我们与它早已熟知，又仿佛第一次相遇。它是一个名词，代表丹麦王国的一位童话诗人，也代表这位诗人的童话，甚至是所有的童话；它也是一个形容词，用以形容一切想像中的奇遇、美景和温情。我们熟悉它，仿佛熟悉任何一个常用的文化名词。

现在，让我们重新辨认这一字眼背后的文化含义——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是19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丹麦作家。他卓异的想像力首先寄托在戏剧和小说上，但没有哪一种文学形式比童话更能安顿他那活跃的幻想力和天真的心性。一旦他将创作的心思用在童话创作上，奇迹降临了，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声誉。他突破了当时流行欧洲的格林童话的模式，在传统童话里植入个人的想像和现实的因素，开创了现代童话的新形式。

安徒生童话渗透了安徒生本人丰富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一种人道的、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主题思想。他为自然与童心写歌，为爱与美沉吟，为灵魂的安顿而欣悦，为庸



俗与沉沦而喟叹。优美的幻想、轻灵的嬉笑、温和的幽默、源自心灵深处的忧伤及对于上帝的虔诚与感恩等多种情绪的组合，构成了安徒生童话多侧面的美学特征。

安徒生的才华是如此出色，能将宇宙万象以最直接、最简洁的方式传达给孩子，又能以看似无所用心的孩子的语言表达关于人类丰富的心灵以及对万千世态的深长意味。由于安徒生那天然的孩子声调，那自由出于赋予了灵魂的动植物和平常物象之间的能力，那永不厌弃奇迹、使一切趋于美善的品性，使他成为儿童文学的开创性人物。但安徒生童话绝不仅仅属于儿童。安徒生最动人的品格在于他那初始与世界相遇的“惊奇”能力，对于万物衷肠的体察，对于现实局限性的同情和对于永恒的矢志不渝的追寻，这一切因素的综合使得他的童话故事获得了真正的“诗”的品质。于是，在一个纯真、自然、意味深长而又简洁明了的文本里，孩童在其中看到事物的神奇品性，看到荡漾在神奇事物里的欢乐和柔情，而大人则从中看到已经逝去的童年，看到诗，看到事物底部的秘密。一百多年来，安徒生以他那关注人类内心生活、充满幻想与诗意的美丽故事，赢得了全世界孩子及成人的喜爱。安徒生童话具有普遍而永久的魅力，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安徒生童话的流传与阅读是人类阅读史上意义深远的文学现象。

安徒生亦是中国人最熟悉、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童话故事是幼儿们首选的“恩物”，是中小学生的必



读书目，是“感动共和国的 50 本书”之一^①。

早在 1913 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就将安徒生介绍了进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人大力推崇安徒生童话，译介安徒生童话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1925 年，闻名海内外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曾史无前例地推出两期专号全面介绍安徒生。20 世纪 50 年代，安徒生童话全译本出版，自此，安徒生童话不断传播，安徒生亦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而安徒生童话所具有的纯正而丰富的儿童文学艺术因素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而且成为中国儿童文学长期遵循的艺术典范，安徒生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宗源”，^②“学习安徒生童话，是中国童话作家文学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③。

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具有丰富文化意味的文学现象。

但这样一个显赫的文学现象，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安徒生童话与中国人及与中国文化建设的深广联系从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与论述，安徒生童话的本体研究也与它无上的声名极不相称。——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研究资料库中，“安徒生”条目下的论文却单薄得可怜，

① 《出版广角》编辑部《令人欣喜、令人思索“感动共和国的 50 本书”评选透视》，《出版广角》，1999 年第 8 期。

② 班马《东方视角评孙建江解读〈安徒生童话〉》，孙建江《飞翔的灵魂》，（台湾）民生报 2005 年版。

③ 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38 页。



在满坑满谷的书籍中，关于安徒生的学术著作却寥寥无几。^①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疏漏了。——以成人为中心的“成人文学”学术研究群体将安徒生本能地抛给了“儿童文学”，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文学”研究群体着眼于当下的建设，尚来不及着手做。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将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全方位考察了近百年来安徒生及其童话与中国多层面事实的与精神的联系，在信息量上追求“安徒生与中国”的“百科全书”的效应，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接受”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全面梳理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形，从而将一个异文化文本的中国形象全面展示出来。

当文化碰撞的曲折理路和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对话性关系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作为文化发送者的“他者”，还是作为文化接受者的“自我”，都将获得更丰富的现时代的意义。

作为一个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领域取得多种艺术成果的伟大作家，安徒生在中国的接受与丹麦之

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叶君健著有《丑的丑小鸭》，浦漫汀著有《安徒生简论》，易淑泉著有《安徒生》，孙建江著有《飞翔的灵魂 安徒生经典童话导读》，这是中国安徒生童话研究领域里能觅见的少数几本著作。这些著作以各自的成就和特色丰富了中国人对安徒生童话的看法，但从学术品格的现代性及学理深度来看，其总体成就的单薄颇令学术界赧然。